

# “天主”词源考

王铭宇

(澳门大学 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 澳门)

**摘要:** 文章借助一批史学界稀见文献, 考察“天主”一词的词源, 梳理了“天主”一词在中国、菲律宾和日本的创制情况, 分析了“天主”在汉字文化圈中的交际影响。

**关键词:** 天主; 天主教义名词; 近现代新词; 词源

**中图分类号:** H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2012)03-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12.03.012

“天主”一词最早为神名, 出自《史记·封禅书》:“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sup>[12]</sup>今为天主教对其所信奉之神的译称。<sup>[3]</sup>倘要探究“天主”如何从汉语固有词汇演变为天主教义名词, 会涉及到现代汉语词汇溯源问题, 以及基督教东传的历史大背景。有关基督教东传、中西文化交流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 而有关现代汉语溯源问题的词汇史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本文将利用中西交通史学研究中已刊布的文献, 结合语言研究的方法, 力求还原“天主”一词创制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

## 一 现代汉语词汇溯源问题

一直以来, 学界对于近代汉语的下限以明末清初为界, 认识上似未有大的分歧,<sup>[7]8</sup>如此, 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至迟不应晚于明末清初。但检讨学界目前的研究状况, 明末清初以降的汉语词汇的历时研究几乎还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研究较为薄弱。<sup>[2]</sup>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已有学者就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问题专门撰文讨论,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此前研究的空白, 如马西尼(1997)、钟少华(2006)、沈国威(2010)、庄钦永、周清海(2010)等。这些研究将现代汉语词汇的探源工作向上推进至19世纪上半叶, 即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代表的西士所开启的近代新词创制工程阶段。那么, 从19世纪上半叶再向上追溯至明末(即16世纪末)这200多年间的词汇发展状况又是如何? 正如马西尼(1997)所言:“基于西方知识创造的第一批新词, 早在耶稣会士用汉语写的著作中可以找到。”<sup>[13]5</sup>马文中提到的耶稣会, 即于16世纪末入华布教的天主教重要修会。

黄河清所编《近现代辞源》(2010)是继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所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2001)后的又一部词源词典, 该词典将很多现代新词的词

源追溯至明末。据笔者统计, 该词典收入的创制于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200多年间的汉语新词凡270余个, 科技名词如“北极、赤道、地球、温室、杠杆、比率、地球仪、阿拉伯数字”等, 早期天主教义名词如“耶稣、亚当、天主教、天国、造物主、弥撒”等, 其首引书证多来自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子合作的中文著作或译著。<sup>[1]143-144</sup>这显示近现代词源词典的编纂已走在词汇史研究之前,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早期新词研究上的空白。但囿于材料, 早期天主教义名词的溯源工作仍嫌不足。

我们知道, “天主、耶稣、上帝”等天主教义名词要早于“北极、赤道、地球”等科技名词被创制出来, 因为, 明末来华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布教, 他们急于将天主教义翻译成中文, 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非宗教新名词则是传教的副产品。因而, 对这些天主教术语名词的创制过程进行探讨, 将有助于现代汉语词汇的溯源工作。囿于篇幅, 本文无法成为一个系列的早期天主教义名词作全面梳理, 仅选取其中“天主”一词作为考察对象。厘清“天主”这个词的词源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它为切入点, 探究16世纪末入华传教士在创制汉语新词之初从被动走向自觉的过程, 为开启其他近代新词的词源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 二 “天主”在中国、菲律宾和日本的创制

首次将基督教基本教义介绍到中国的, 当属唐代景教(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的聂思托里派)。而景教首例重要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623年或1625年在西安出土时, 基督教于明末再入华布道已逾半个世纪。<sup>[4]7, 12</sup>显然, 明末基督教(即本文天主教)译制教义名词时未受到景教文献的影响, 如景教将“天主”译为“阿罗汉、一神、天尊、佛”,

将“耶稣”译为“移鼠、夷数”等，两者的译词相去甚远。<sup>[15]293</sup>

明末天主教士入华之前已在印度、日本等亚洲地区开辟教区。开创天主教耶稣会海外传教事业的沙勿略(Xavier, Francisco)神父1549年进入日本传教;多米尼克会的传教士大约于1580年后负责菲律宾(时称吕宋)马尼拉郊外的中国人的司牧事务;耶稣会士1582年进入中国内地,开始传教。<sup>[17]75-99</sup>

其时,马尼拉有大量的中国人、日本人仍在使用汉字,中国、菲律宾、日本这三处亚洲教区皆面临用汉语、汉字翻译书写基督教教义、用汉语词汇对译基督教神学概念等共同难题。以下即依据这三处的存世文献和史学线索,探讨“天主”一词创制的过程及其在汉字文化圈交流互惠的可能。

### 2.1 “天主”在中国的创制

明末首先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外国教士为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80年入澳门-1588年返回欧洲),他也是最先在中国本土以汉语译撰天主教义的西士。利玛窦(1583年入华-1610年歿于北京)无疑是最出名的西方传教士,他追随罗明坚到达内地传教,中文译著甚夥。<sup>[6]23-30, 31-47</sup>

#### 2.1.1 《葡汉辞典》

与“天主”有关的第一份重要文献为罗明坚、利玛窦所编的《葡汉辞典》。这部手稿本《葡汉辞典》可能是迄今所见存世文献中第一部欧洲语言(葡语)和汉语(官话)对照的双语词典,词典中的罗马字注音系统或为欧洲人用西文为汉字注音之滥觞。<sup>①</sup>词典手稿最初由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 D' Elia)于1934年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后以《葡汉辞典》名之,并认定为罗明坚和利玛窦所著、大致完成于1583年至1588年之间。<sup>②</sup>其后曾有学者对词典作者或年份提出质疑,<sup>③</sup>但学界仍多援引德礼贤的观点。词典分三栏,第一栏为葡文条目,第二栏为罗马字母注音,第三栏为汉字词条。第三栏绝大部分应出自中国士子之手,因为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还未及精深,他们的汉字书写水平都不太可能达到如此连贯娴熟的程度。

《葡汉辞典》中最重要的基督教词汇当属词条“天主生万物”和词条“因为廖师(两字原均有口字旁,代表译音)”。“因为廖师”对应的葡语词条为Por merce de Deus(按:汉语直译为“上帝赐福我”,意译“托上帝的福”则更为贴切)。“廖师”显然系葡语Deus(源自拉丁语“上帝”Deus)的音译词。对于讲官话的人来说,“廖”是来母字,声母可转写为/l/,如何与Deus的头字母发音/t/对应,是颇为费解的。“廖师”这个音译词在《葡汉辞典》中仅出现

1例,在之后中国本土印行的天主教义文献中亦杳无踪迹。“天主生万物”对应的葡语条目为Criador(现译为“创世者”),其上还有一个条目为“生物”,对应的葡语为Criar(生、创)。仔细比对可见,这两处书写所用的墨水与《葡汉辞典》大多中文条目所用的中国墨水不同,但却与1584年10月12日罗明坚写给阿亏维瓦神父的信所用的欧洲墨水完全一样。书写者起先把“天主生万物”写在与葡语词条Crestal comeais对应的汉语词条的位置,之后又划去,显然作者意识到自己将该词写错了地方。<sup>[11]521</sup>

上文“廖师”为中国士子所书,与其他绝大部分中文词条有着书写上的一贯性,而“天主生万物”显然系由西人后添上去的,即这部词典中先有“廖师”对应Deus(天主),后有“天主”对应Criador(创世者)。

词典中还有一些涉及到宗教概念的词语,其汉译还处于被动和探索阶段,<sup>④</sup>因此有害教义的佛老词语似乎不可避免,如:Abito defrade(神父穿的衣服)被译为“道衣、法服”;Igreja(教堂)被译为“寺”;Idolo(偶像)被译为“神像”;Santo(圣)被译为“仙”。译得较为贴切的,如Alma(灵魂)被译为“魂灵”;Aibsmo(深渊)被译为“地狱”(后来用欧洲墨水添写上的)。还有一些意义深奥的宗教词语尚无汉语译词,如葡语词条Batisomo(洗礼);Cristandade/Cristao(基督教)等。

#### 2.1.2 罗明坚笔记

可与《葡汉辞典》相互佐证的材料还有与《葡汉辞典》手稿混杂在一起、介绍天主教义的短文或笔记(编号同为Jap Sin I, 198),学界基本认可为罗明坚作品(以下称“罗明坚笔记”)。<sup>[20]32</sup>这些手稿散页,张西平(2009)公布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散页中“解除圣水除前罪”一段与下文罗明坚著《天主实录》中“解释净水除前罪”一段的文字十分雷同,应完成于《天主实录》之前或同时,即1584年前后。<sup>[28]78-79</sup>散页短文中已出现的天主教名词有“天主、天堂、地狱、魂灵、亚当、也物(指夏娃)、妈里呀(指玛利亚)、热所(两字原均有口字旁,代表译音,指耶稣)”等。但传教士仍自称“僧”、耶稣降生于“天竺”,“得道仙人”与“化缘劝善”等佛老词语混杂于行文之中。

#### 2.1.3 《天主实录》

在中国正式刊布的天天主教义著作中首次出现“天主”一词的文献为罗明坚于1584年完成的《天主实录》。现存不同版本各自名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和《天主圣教实录》。前者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Jap Sin I, 189,落款“万历甲申岁秋八月望后

三日天竺国僧书”。<sup>[28]</sup>学者多认为此版本最接近 1584 年原版。后者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编号为 Borg Chinese 324 (1)，落款“耶稣会后学罗明坚述”，显然为后出的本子。<sup>[21]</sup>1584 年版《天主实录》后附单页的《祖传天主十诫》《拜告》，其中天主教词语与上文罗明坚笔记中的词语颇有雷同，如：“天主、天堂（天庭）、地狱、魂灵、妈利呀、亚当、也祿、热所”。罗明坚仍自称“僧”，“僧生于天竺”“得道之真人”与“谒寺诵经”等混杂于行文之中。

#### 2.1.4 罗明坚“中国诗集”

还有一份文献为罗明坚“中国诗集”。陈绪伦 (Chan, 1993) 将罗明坚于 1582-1588 年所作的 58 首中国古诗公诸于世，其中不少诗用到天主教义名词，如“天主、圣母、天堂、十字、地狱”。<sup>[34]</sup>罗明坚仍自称“西竺僧”，“(圣母)仙人”“修善果”与“阴司狱”等佛老词语随处可见。

#### 2.1.5 《天主教要》

教会开始有意识统一术语并尽力杜绝佛老语汇的著作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共同完成的第一部天主教经本——《天主教要》，1605 年由利玛窦修订后出版。<sup>[25]</sup>我们依据最为接近 1605 年刻本的耶稣档案馆藏本<sup>[28]</sup>比对发现，书中除“天主、圣母”这些旧有词语未变，“妈里呀”改译为“玛利亚”，“热所”改译为“耶稣”，大量新的音译名词在书中出现，如“罢德勒”（今译“圣父”）、“费略”（圣子）、“斯彼利多三多”（圣神）、“契利斯督”（基督）等等，有害于教义的释道语言几乎不见踪迹。

可见，《天主教要》之前，以罗明坚为主导的天主教译名系统还未成熟，“僧”“仙”“寺”等佛老词语随处可见；《天主教要》开始，以利玛窦著作为代表的天主教义文本，佛老词语已不再使用。“天主”一词之后，利玛窦等传教士曾以中国传统经籍中之“天”（如《书·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上帝”（按：“上帝”一词后为基督教新教采用，对译英文的 God）（如《书·立政》：“吁俊尊上帝。”）、“天帝”（如《荀子·正论》：“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等名称，与“天主”一词，并行使用。直至天主教会嘉定会议（明天启七年，西历 1627 年），决议以“天主”一词对译拉丁文之 Deus，自此，有关“天主”等重要的天主教义名称才逐渐统一。<sup>[30:353-355]</sup>

### 2.2 “天主”在菲律宾的出现

#### 2.2.1 《基督教要理书》

“僚氏”一词，与上文《葡汉辞典》词条“廖师”如出一辙，始见文献为 1593 年马尼拉刊布的《基督教要理书》。<sup>⑤</sup><sup>[4:60-63]</sup>方豪（2007）指出该要理书中天主教的词语均为用闽南语音译的西班牙语名

词，如：“吾主天主（Dios）”译为“本头僚氏”、“圣神（Espiritu Santo）”译为“卑厘厨山厨”、“圣十字（Santa Cruz）”译为“山礁居律氏”、“耶稣基利斯督”译为“西氏奇尼实道”、“弥撒”译为“绵卅”、“圣宠”译为“呀膀舍”、“神父（Padre）”译为“巴礼”。也有极少的音译兼意译词和纯粹的意译词，如：“主教”译为“巴礼王”、“天父”译为“俺爹”、“耶稣”译为“西士”、“教友”译为“洒水人”、“天神”译为“天人”、“教堂”译为“庙”。当时马尼拉传教的对象多为闽南商人，因而采用大量闽南语音译词，行文亦采用闽南语口语，晦涩难懂。如文中有：“俺有冤家，本头僚氏就阮，因为山礁居律氏记号，父子，并卑厘厨山厨，力助阮。”

不论是西班牙语 Dios 还是葡语 Deus 均源自拉丁语 Deus（天主），“僚氏”和上文“廖师”都应是 Deus 的闽南语音译。“僚”，闽南语文读音/liau/阳平、白读音/lio/阳平，多用文读，如“同僚”/tong5 liau5/、“官僚”/kuan1 liau5/。来母读塞化/t/在闽语确有其例，如“牢”/tiau5/、“懒”/tuann6/、“辣”/tuah8/，所以“僚”或“廖”的声母在当时读如/t/还是极有可能的，即发音接近于 Deus（或 Dios）的头字母 D。

#### 2.2.2 《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

与《基督教要理书》同年（1593 年），于马尼拉刊有另一本天主教义书，即《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为多明我会士高母羡（P. Juan Cobo，译名原均有口字旁，代表译音，下同）撰。<sup>⑥</sup>书中可见“新刻僧师高母羡撰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字样，但行文显然为文雅的官话文言，颇有 1584 年罗明坚《天主实录》之文风，如下文：

大明先圣者有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无二致也，教其有二术乎哉？知此，则天主付与一本之理性同也，道同也，教亦同也。何以差疏观乎？予慨当世之人惑于异端，不闻正道，不遵正教，其习俗所高尚者，杂于妖邪之说，虚无寂灭之教，是以淫于佛。此书之作，非敢专制，乃旨命颂下和尚王图之，始就民希蜡，召良工刊著此版，系西士乙千五百九十九年仲春立。<sup>[9:29]</sup>

但著者高母羡仍自称“僧师”，称马尼拉的主教为“和尚王”。“民希蜡”即马尼拉，文末“西士”指的就是耶稣。

#### 2.2.3 《新刊僚氏正教便览》

1606 年马尼拉刊布多米尼克会士罗明敖黎尼妈（Domingo de Nieva）著《新刊僚氏正教便览》，<sup>⑦</sup>内有记曰：“巴礼罗明敖黎尼妈新刊僚氏正教便览。”“巴礼”为神父，“僚氏”仍指天主，但正文中又多处出现“天主”一词。在这本书中，闽南语音译词

“僚氏”与官话词“天主”共现，而2.1.1节中“廖师”与“天主”一先一后收入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应作何解释？详论见结语。

### 2.3 “天主”在日本的创制

有关“天主”一词在日本的创制及其相关问题，土井忠生（1982）、戚印平（2003，2004）等已讨论得较为充分。以下针对“天主”在日本创制的相关线索，从已有研究中择其要者罗列如下：

“天主”这一译词最早可追溯到“埃武拉屏风文书”中。那些被粘在屏风内的手稿中包括耶稣会巡视员范礼安（Valignano, Alessandro）为日本教会编撰的《公教要理》。其中关于教理的解说后被编入名为《入满心得之事》的护教书籍，并最迟在1581年春天用于神学院的教理解说。在这部极重要的文献中，用“天主”指称Deus的汉语译词出现过不止一处。<sup>[32]33-34, 116;</sup>

1586年以“Catechismus Christianae”为书名刊行于葡萄牙里斯本的一本书中明确指出：在日本，Deus被称作Tento，即“天道”。<sup>[18]555-556, [16]</sup>

在日本教会刊印于1595年的《拉葡日对译词典》中，Deus对应的词有“天道”“天主”“天尊”“天帝”。1603年刊印的《日葡辞典》指出：“天”“天主”“天道”“天尊”在教会内部被用于指称Deus。作者对“天道”词条所作的解释是：“天之道，意为秩序，又指摄理。一般我们又用此名称来称呼‘Deus’。”<sup>[32]57-58, [17]</sup>

戚印平（2004）认为，以“天主”译称Deus在中国始于罗明坚的《天主实录》（1584年），而日本耶稣会士使用“天主”或“天道”等汉译名词则更早；巡视员范礼安曾在1579年至1592年间多次往返于日本和澳门，罗明坚等人于日本教会选择同样的译词很难理解为一种巧合。<sup>[17]102</sup>戚氏的假设是，中国的“天主”援引自日本教会的通行做法。

### 三 结语

黄河清《近现代辞源》将“天主”（Deus）的词源追溯至1599年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假以他物为己物，以己物为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而本文则考证“天主”一词早在1584年前后即已出现于与耶稣会士罗明坚有关的几部文献当中；文献中还同时出现不少佛老词语，说明天主教义名词之创制适值摸索阶段。至利玛窦接替罗明坚主导天主教义汉译工作后，佛老词语极为罕用，至天主教嘉定会议，有关“天主”等重要的天主教义名称，逐渐统一。

另外，中国、日本、马尼拉三处天主教区不约而同在相近的时期（1580年之后的10多年间）选

择“天主”对译天主教义中的“上帝”，这一现象颇为有趣。

“僚氏”或“廖师”为闽南语音译词，虽然“僚氏”的首现文献（《基督教要理书》，马尼拉1593年）晚于“廖师”（《葡汉辞典》，1583-1588年），但天主教士对马尼拉的中国人（主要为闽南商人）开教早在1580年后便已开始，“僚氏”以及大批闽南语音译词由马尼拉的闽南人和传教士共同创制出来（见上文2.2.1节）。极有可能的是，“僚氏”一词在罗明坚、利玛窦编写《葡汉辞典》前已从马尼拉传入澳门或中国内地，被以同音的“廖师”代替编入《葡汉辞典》，而参与编写这部词典的中国士子或通事很可能为闽南人。我们在《葡汉辞典》中还查找到为数不少的闽语词汇，如“弃嫌（嫌弃）、人客（客人）、鞋拖（拖鞋）、法度（办法）、煞尾（小）、脚目（踝骨）、闹热（热闹）、乌阴（阴天）、头人（首领）、估（谜语）、猪寮（猪圈）、鬼面（鬼脸）、有影（确实）”。“天主”一词由罗明坚采用并用于第一部中文教义书《天主实录》后，传入马尼拉，以致马尼拉的汉语教义书中，可见官话的“天主”，亦可见闽南话译音的“僚氏”。

上文戚印平（2004）认为日本耶稣会士使用“天主”或“天道”等汉译名词比在中国的罗明坚要早，即中国的“天主”援引自日本。宋黎明（2011）有相反意见：罗明坚1583年进入肇庆，认识了一个名叫陈倪科（Cin Nico）的年轻人，受到这个年轻人的启发，罗明坚采用“天主”对译拉丁文Deus（或意大利文Dio）。宋氏认为，罗明坚的“天主”一词应早于日本，是日本的“天主”抄袭中国，而非相反。<sup>[20]30-31</sup>顾为民（2011）对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贸易活动进行的考察，进一步印证了16-17世纪中日之间以耶稣会士为媒介交往频密。我们认为，“天主”一词在10年内均出现在中日文献中，的确很难视为巧合。

我们不妨通过中日词汇的比对作如下考虑。从戚氏引用的文献看，日本先后用“天主”“天道”“天尊”“天帝”“天”等词语对译拉丁语Deus，而在中国的传教士先后采用的是“天主”“天”“上帝”“天帝”等。如果说中国的“天主”援引自日本，那为何日本的“天道”未能为中国选用？在日本，“天道”指“主宰天帝的神”，也指“太阳”。<sup>[33]</sup>而在中国，“天道”指“天理”“天意”或“自然变化的规律”等抽象概念，<sup>[12]</sup>与Deus无法对等，故中国不可能采用“天道”对译Deus。而“天主”一词对于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含义，均可作“上天之主”解，中日两国均以“天主”对译Deus，并不足为奇。被

中日两国一致用以对译 Deus 的还有“天帝”和“天”，亦应同理。在明末天主教东传之初，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期选用“天主”一词表达天主教义中“创世之主”这一神学概念，或如戚氏、宋氏所论，有先后之分，但亦可能仅为巧合。

附注：

①前辈时贤多将这部词典作为重要的音韵材料用以考证明代官话音系，如杨福绵（2001）。这部词典首次建立的注音模式，成为其后汉字注音系统的先驱。

②这份编号为 Jap Sin I, 198 的档案共 198 页，自 32 页至 156 页属《葡汉辞典》手稿，手稿前后为语言学、神学或科学笔记（见杨福绵 2001：106），下文 2.1.2 节将引用这些笔记。2001 年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影印出版了手稿的 32 页至 169 页，本论即依据此影印本。

③如巴雷托（Barreto：1997）对词典的作者提出质疑，认为两个不谙中文的意大利人无法在五年之内完成一部有三千条目的葡汉对照词典。梅斯纳（2003）认为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的葡语词条是在卡尔多佐（J.Cardoso）编写的《葡语—拉丁语辞典》（1569 年版）的基础上辑录而成的。

④传教士初学汉语时非常依赖当时的通事（见宋黎明 2011：12，14，17）。

⑤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及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均有藏本。

⑥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有藏本，书影见黄一农（2005：29）。

⑦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编号为 Jap Sin I, 170），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亦有藏本。

#### 参考文献：

- [1]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2]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丁光训，金鲁贤.基督教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5]顾为民.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J].史林，2011（1）.
- [6]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 [7]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 [8]黄河清.近现代辞源[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9]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 [10]柯毅霖.晚明基督论[M].王志成，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11]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M].魏若望，编.旧金山大

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葡萄牙国家图书馆、东方葡萄牙学会联合出版，2001.

- [1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13]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 [14]梅斯纳.第一部葡萄牙语—汉语双语辞典[J].文化杂志，2003（48）.
- [15]聂志军.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 [16]戚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03（2）.
- [17]戚印平.东亚近世耶稣会史论集[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
- [18]沙勿略.沙勿略全书简[M].河野纯德，译.东京：平凡社，1985.
- [19]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20]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1]吴相湘.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 [22]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 [23]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 [24]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M]//历史语言学导论.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2001.
- [25]张西平.来华耶稣会士的第一篇汉文天主教作品[J].或问，2009（17）.
- [26]张西平.《天主教要》考[J].基督教研究，1999（4）.
- [27]庄永钦，周清海.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M].马尼拉：青年书局，2010.
- [28]钟鸣旦，杜鼎克.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M].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
- [29]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30]周驊方.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 [31]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译著集[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
- [32]土井忠生.吉利支丹论考[M].东京：三省堂，1982.
- [33]新村出.广辞苑[M].东京：岩波书店，1983.
- [34]Chan, Albert, S. J. Michele Ruggieri, S. J. (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J]. Monumenta Serica, 1993（41）.
- [35]Barreto, Luis Filipe. A Fronteira Cultural[J]. Macau, 1997（2）.

（责任编辑 刘 焱）